



纽约最好公立高中校长：留学不宜过早

纽约史蒂文森高中在全纽约公立高中中排名第一。这所学校的华裔校长张洁说，不少中国家长送孩子来美国读高中，但孩子明显生活自理能力不足。送孩子来美国，不要操之过急。



孟加拉客机厕所发现280块金条

日前，孟加拉国齐亚国际机场清洁工在客机卫生间发现280块金条，总价值约117万英镑。机场海关官员认为携带金条的人可能发现有警察，遂将金条遗留在卫生间后逃离了。



英恐怖嫌犯白寡妇 曾写诗颂扬拉登

英国调查人员在肯尼亚恐怖袭击头号嫌犯“白寡妇”所用电脑中发现的资料显示，她一直“爱恋”着基地组织前头目乌萨马·本·拉登，曾写诗表达情愫。“白寡妇”本名叫萨曼莎·卢思韦特，29岁。



艺术家恶搞威廉王子一家全裸共浴照

10月23日是乔治小王子的洗礼日。近日，艺术家“创意恶搞”了一组威廉王子、凯特王妃和宝宝们一家三口全裸共浴的“生活照”。

周末人物 中国梦·出彩人生

“辞职去航海并不是为了寻求刺激和冒险，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，妻子和女儿也逐渐适应了旅行的生活。在船上，完全不被外界打扰，太阳升起、月亮落下都和你关系不大，做自己想做的事。”

翟峰：普通人也能周游世界

□ 本报记者 王新蕾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卢兆敏



翟峰一家在航海中。

10月17日，怕耽误即将启程的翟峰一家太多时间，记者特意赶早班车来到翟峰在老家兖州租住的某医院家属院。

拨通电话，翟峰并不在家。稍候的片刻中，记者也得以好好打量这自然气息浓郁的老院落。林荫道悠长寂静，菜园子叶绿果红，逗逗不时出没的猫猫狗狗，听听叽叽喳喳的鸟鸣，好不惬意。

不一会儿，一个大个子穿过菜园，一路小跑而来。他是翟峰？看上去，比照片上白一些，略胖些，也没有那标志性的长发……迟疑间，他却站定挥手打起了招呼，微笑间脸上遍洒阳光。

“不好意思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我妻子的小姨今天早上去世了，她一早就赶了过去，孩子昨天刚做了阑尾炎手术，我刚才正陪着她输液呢。”翟峰边带记者往家走，边解释着。

“啊，那我们去病房采访吧。”记者知道自己忙中添了乱，反而不好意思了起来。

“不用，我妈正在来医院的路上呢，马上就到我，同病房的家属帮忙照看会儿就行。”翟峰一脸诚恳。

最初的梦想

翟峰租住的房子是个一百三四十平的大三室，两张简易的单人床，几件歪七扭八的旧家具，让这屋子更显空荡，书房中那台贴着“创可贴”的笔记本电脑，似乎就是最显眼的“大家伙”。

“这房子是什么时候租的？”

“去年卖房子的合同是5月份签的，签合同后就找房子，6月1日就搬了过来。其实这个家属院是我早就看上的，搬来这里不是因为便宜，这里也不便宜。这里的房租是七百元一个月，兖州新开发的房子房租也才八百元，不过景都是人造的。”翟峰说，十年前他在兖州市中心买房的时候，周围都是平房，视野很好，后来那周围都是楼，连停车都不方便，很不喜欢。“我们不是为了将就，我们从来都没有将就过。就算还在兖州继续原来的生活，我们早晚也会搬来这里住。我觉得这里是我们这个城市最好的小区。”

翟峰的生活确实用不着将就。过去，翟峰夫妻俩都是铁路系统职工，月工资加起来近万元，在兖州属于中上水平，完全能保证充裕的生活。但对于这种生活，翟峰并不满足。

“我们家是铁路家庭，我十四五岁上了铁路技校，十七岁毕业于铁路系统工作。我清楚地知道，今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，但我并不喜欢这种生活。所以去单位报到的前一个月时，我就把行李都准备好了，然后准备跟家里大吵大闹一番，背上行李出门闯荡，却最终没有走成。”接着，他就被分配到铁路工作，成为一名电务段信号工——一个比较高级的技术工种。

回忆之前的工作，翟峰露出轻松的笑容，“我们班组四五个人就像亲兄弟，开着车拉着设备到处跑，一些很偏远地方的设备问题，都需要我们去解决。我们就像‘特种兵’一样，有时面对一个故障，必须在半小时内外恢复正常。虽然苦点累点，但是兄弟们一起出去很开心。不可否认，我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也是在这段时间锻炼出来的。”

后来，翟峰所在单位被撤销，他被分到了车站。“之后的工作就非常枯燥了，像个机器人，我不喜欢。”也是从那以后，从小就梦想环游世界、自由写作的翟峰，将精力从工作转移到了旅行上。“刚开始旅行时，都是用假期，经常是春节的时候出去。后来，我就开始‘花钱买假期’，请假去旅游。刚开始每个月扣900元，后来扣1600元，我觉得还挺值。”

2008年开始，翟峰每年冬天背包游南方，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云南；2010年，带妻子孙宏岩、女儿翟乃馨出发，沿海南岛东部骑行；2011年上半年，翟峰自驾车由山东跨老挝到泰国南部的苏梅岛，行程12000公里，历时35天，来回环游南方12省。2011年夏天，翟峰带妻子骑高原摩托，由四川经西藏去尼泊尔，骑行青藏高原川藏线、中尼公路、青藏线，绕北方九省区回家，行程8000公里。2011年下半年，翟峰自驾购力滑翔伞自学飞行，在家乡周围空域飞行100小时。2012年春节，翟峰与朋友驾驶30尺帆船，历经海上5昼夜，由香港出发航行到西沙永兴岛，后返回三亚。

这次的航行也让35岁的翟峰下定了决心，辞职去旅行。“几年的旅行，让我变得更加自信和果断，我辞职去航海并不是为了寻求刺激和冒险，我知道我要的是自由。应该如何去，妻子和女儿也逐渐适应了旅行的生活。不过在我这个年龄，这个工龄，从来没有人辞过职。在很多人看来，我这样辞职，怎么算都不合适。单位里也有人在外经商，都成亿万富翁了，还留着职，还是铁路职工。”

“你辞职的想法家里人支持吗？”记者问。

“爸妈肯定都不允许我辞职，岳母也是反对，他们也承受了很多外界环境的压力，比如别人会指指点点，会让你下不了台阶。清朝末年，第一个剪辮子的人，肯定是需要很大勇气的，他们甚至会冒着被砍头的危险。”对于辞职，翟峰想得很清楚，“别人带薪留职是为了挣钱，与他们相比，我的目的不一样，我要的是自由。我这种辞职，是彻底没有牵绊了。”对于辞职的后果，翟峰也仔细想过，“发展好的话，有没有原来的工作保障无所谓；发展不好的话，没有后路，对我来说更是一种激励。”

路，在海上

听翟峰细数曾经的风雨漂泊，记者想起了杰克·凯鲁亚克的名作《在路上》，那是一本讲述“垮掉的一代”从美国西海岸到东海岸，三次穿越旅行的小说。那也是一本注定属于年轻人的书，作者曾经借书中迪安之口发问：“你的道路是什么，老兄？——乖孩子的路，疯子的路，五彩的路，浪荡子的路，任何的路。到底在什么地方，给什么人，怎么走呢？”

这个对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提问，杰克·凯鲁亚克思考过，翟峰也思考过。只不过，杰克·凯鲁亚克的路，在美国辽阔的大地上，山川、平原、沙漠、城镇；而翟峰的路，在海上。

翟峰最初接触航海是在2009年的夏天。一

个偶然的机会，翟峰观看了有“无动力帆船环球航海中国第一人”之称的翟墨举办的图片展，在这次展览上，他突然明白，“原来穷人也周游世界”。“回家后，我从网上查看了大量自驾航海资料，了解到国外很多人都实现了航海梦想。”

打定辞职的主意后，在跟一个好朋友视频聊天时，翟峰第一次说出航海的想法。“他很了解我，一直觉得我想很多，但那次，他只是以为我又冒出来一个奇怪的想法。我最终要让亲戚朋友以及外界，都能看到另外一种生活。”

翟峰以31.8万元的价格卖掉了128平的房子，以4.8万元的价格卖掉爱车，再加上1万多元的存款，在马来西亚的兰卡威，花34万元买来了一艘二手帆船。

2012年11月24日，揣着仅剩的3.6万元“梦想基金”，翟峰一家第一次从马来西亚驾船出港，“航海家庭”开始了乘风破浪的别样人生。

“我们的船就像汽车中的房车，上面有整体厨房、卧室、卫生间、冰箱、储水箱。船身有12米长，有4张床，能储存500升油、500升水。船上有3套柴油发电设备，有太阳能、风能设施，不靠外部支援，3口人在上面生活1个月很正常。”翟峰对记者讲解他们的“彩虹勇士号”。

自学成才的航行技术尚能驾轻就熟，可在危机四伏的大海航行，翟峰必须面对一个个突发状况。船舱突然罢工，专业的修船师傅都修不好；过马六甲海峡时，值夜的翟峰意外睡着，差点酿成撞船的悲剧；雷电交加的时候，下一道闪电可能就劈到船上；航行有时五六天看不到岸，周围除了风声就是海的声音。“刚开始会很恐惧，有时候无法抑制，尤其是遇到恶劣天气。后来适应了，就对危险性了解多了，就觉得可控了。”翟峰说。

“语言障碍也是很大的问题。”有一次，翟峰上岸后去买电话卡，提前练习了一长串英语，“Could you please……”等他说完了，售货员一句都不明白，“最后我用单词单个蹦，人家反而听懂了。就像骑自行车，一开始肯定

磕磕绊绊。找到正确方法后，就说得越来越顺了。”

除去这些困难，剩下的生活更多的则是享受。“在船上的生活，完全不被外界打扰，太阳升起、月亮落下都和你关系不大，因为周围也没有什么景物，你就是做你自己想做的事，我们选择的天气大部分都挺好，挺恬静，我在写东西，我妻子看书、看电影，女儿做功课，玩游戏、画画，时间是你自己的。”

不被接受的商业赞助

泰国、缅甸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越南……在东南亚航行8个月后，翟峰一家于今年6月，完成了4000海里的航程后回到了兖州。

“回来之后，很多人问我，挣到钱了吗？他们不管你外面看到什么风景，他们只关心你挣到钱。要挣钱，我去那里干什么啊？”翟峰说。

“转了这么大一圈就没发现什么商机？”记者问。

“我跑了这些年了，还真没看到什么商机。2008年，我去三亚，那边的房子非常便宜，我回来后跟朋友说了，朋友当即就问你咋没买一套，买了的话后来就能翻10倍。我脑子里可能就缺这根弦。”翟峰自嘲。

不仅没有挣到钱，最初的“梦想基金”也只剩下了两万元。11月北风南下时，他们将开启下一次航行，翟峰需要筹集更多的资金。“其实帆船旅行的生活费并不是那么高，平均到每个月才三四千块钱，和在家里差不多。在国外，帆船旅行就像开车旅行一样，利用自身的设施节省住宿、交通和下饭店的钱。不同的是居住的环境都是豪华的五星级宾馆附设的游艇会，要习惯进出有人敬礼、开门。”

缺乏“商业头脑”的翟峰，也并不把钱太当回事。“一些商业机构找到了我，比如一些婚纱品牌、户外运动品牌、商旅网站等，他们提出给我几十万，但要把船名改为公司名字，还要配合公司去做一些活动，我认为这违背了我自己的意愿，没有意义。借助商业机构是最差的打算，目前来看，我们完全可以不用这种商业方式就能完成航行。”翟峰说，他最喜欢的筹款方式是在网上售卖帆船签名，“很多人对航行感兴趣，有些人的资金和技术都比我厉害，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和勇气去实现梦想。购买了签名，我们就替他们将名字签给我们的帆板上，我就可以替他们实现梦想，这也是向所有人普及航海文化的机会。”

每张签名十块钱，从上次出航到如今翟峰一共卖出四张，赚了四万元。而这与环游世界所需要的近50万元相比，还差得远。“参加电视节目，一段时间以来，是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。”翟峰的故事传开后，很多电视、报纸媒体都来采访。“参加每场电视节目，通常会有三千到四千的收入。到企业演讲也会有几万元的收入。”再加上一些个人及运动俱乐部的资助，翟峰目前已经筹集了14万元。“我肯定不能等到筹集全了再出发。未来一年的航行，有20万元就够了，其中10万元修理船只，剩下10万元用作生活费。”

“没有考虑过出书赚钱吗？”记者好奇。

翟峰尴尬地笑笑，“去年出发前，有三家出版商联系我，分析各项条件后，我从中挑了一家，还请律师朋友帮忙检查了合同。签约后，出书的事却迟迟没有消息。但按照合同，我五年内不能与其他出版商签约。之前我一直为这个事发愁，最近终于和这家公司的老板联系上了，他们说要倒闭了，可以和我解除合同。现在又有几家出版商来找我，我还在犹豫，不敢签。出版社一般要求写双方约定的专题和栏目，我还是更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写。”

“对你来说，这次航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”

翟峰不假思索地说，“最大的收获，是一种验证，是对世界的验证。我曾经想过三种结果：最好的结果，就是周游完世界，引起社会关注，让大家看到另一种生活；中间的结果，是完成了心愿，但是没人知道，以后我可能转行做帆船修理相关工作；最差的结果，就是没有完成航行，出现意外。我一直在预防最后一种结果，所以也在与媒体沟通联络，让大家知道有这样一家人在做这样的事情。没有媒体，我们可能也走不到现在。”

重要的是多经历

不知不觉中，已近中午，翟峰接到电话，得知妻子已经赶回了医院。他让记者在家稍等一会儿，他去食堂打点饭，给母亲和妻子送去。记者则要求一同去病房。

穿着病号服的翟峰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，大大的眼睛透着几分疲惫，让人倍生怜爱。

“疼吗？”记者小心翼翼。

“疼。”翟峰轻声说。

“又要出发了，会不会想学校里的小伙伴？”

“想。本来以为很快就能回学校的，没想到回不去了。”翟峰垂下眼睛。

一旁的孙宏岩示意记者到病房的阳台去。记者这才发现，翟峰的大眼睛和白皮肤正是“复制”了妈妈，只是妈妈的脸上多了一层细密的斑点。孙宏岩告诉记者，前几天翟峰请假跟他们一起去上海参加一个演讲活动，回来后肚子疼，到医院检查发现是慢性阑尾炎。“医生建议保守治疗，但为了防止在航行中阑尾炎复发，翟峰和我们商量好，做手术把阑尾割掉。”

其实，在翟峰一家的航行中，会不会耽误女儿的教育，一直是大家热议的焦点。在教育问题上，翟峰与妻子孙宏岩也有过矛盾，但在是否带女儿航行的问题上，夫妻两人的意见却非常一致。“只要孩子能承受的，我们就带着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中国与外国是有差别的。在国外，如果不带孩子，别人会问，你们怎么不带着孩子一起。”孙宏岩说，她六岁半之前，在大连老家生活，父母都不在身边，跟爷爷奶奶还有姑姑一起。“我的父亲是个火车司机，父亲每次休假才能回家，往往吃几顿饭就走了。跟别的小孩比，我从小就有这种心理差距，不愿意与父母交流。现在，我要让翟峰跟我们有更好的交流。很多人问为什么要带着翟峰，我觉得这对她身心都有好处。两三年后，等翟峰上初中，进入青春期，就不再带着她航行了，她需要与更多同龄人的交流，但我也并不希望她单纯为了考试、高考而读书。”

在航行中，翟峰与孙宏岩只给翟峰带了数学课本，给她辅导数学。“今年9月，翟峰开学前，学校进行了一次考试，翟峰的数学名列前茅，语文在中游成绩，英语稍微差一点。当初带她出去，就是想让她脱离我们传统的教育方式，像是语文课上的课文背诵和命题作文，有点太死板了。出去以后，我也有意识让她学英语。数学跟语文和英语不一样，数学是一种逻辑思维能力，学习以后一辈子都能用到。其实学识、学历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多经历，承受意外的挫折和打击，关键时候自己能挺过去。”

翟峰和孙宏岩给了翟峰自由的空间，“有人来的时候，她会喊爸爸妈妈，没人的时候就叫我们名字。跟我们出去，也是翟峰自己的选择。每次作选择，我们都会给她很多建议，卖房卖车每件事我们都会问她的想法。我尽量把自己的压力抛开，避免对她发号施令。”

“跟翟峰一起去旅行，是你主动的选择，还是担心翟峰而作出的被动选择呢？”记者问。

“是潜移默化的转变，从被动到主动，不仅在适应，而且更快。就像孩子，呱呱落地，再一起成长。女人都需要安全感，希望与爱的人血肉相连站在一起。旅行中，三个人同时看到景色，可感受不一样，三个人没有一样的故事，三个人在一条起跑线上，这种感觉更好。”

“在海上的狂风烈日下，皮肤会衰老得更快吧？你脸上是留下晒斑了吧？”

“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，之前我也爱漂亮，很在意衣服和外表，很多钱都花在这方面。出发之前，我把衣服都送人了，因为没地儿放了，回来也没什么衣服穿。可是有些经历，是你拿容换不来的，这是我感谢翟峰的地方。有些东西，必须要两个人一起，互相保护、血肉相连地站在一起。我们不仅要找到共同的发展方向，也要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希望打开自己与世界沟通的窗口。在结婚前，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结婚后脑子里都是丈夫和孩子，没有了自己。我今年最大的改变就是，女人还应该是自己，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影响很多人，不要光想，要去做。”

离开病房时，翟峰已经睡着了。翟峰和妻子出门送别。当记者问到未来的打算时，夫妻二人默契地摇了摇头，“对未来我们没有太多打算，两至三年完成环球航行后，可能那时的我们和现在也不不同了，想法肯定又有变化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我希望成为一名作家。”翟峰心中惦念的，还是最初的梦想。